

詩人與歌者

詩歌之間

討論會

詩歌本是無間的，如今有了距離。
透過這種討論，我們希望至少能够
使詩人與歌者接近一些。

時 間：六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

地點：洪建全視聽圖書館五樓

主持人：簡靜惠、陶曉清

出席：鍾鼎文、周夢蝶、簡宛鄧禹平

林綠、李昂、應鳳凰、心岱

鍾少蘭、韓正皓、游昌發、吳楚楚

整 理：李天寧

簡：

各位先生、女士，今天邀請各位來此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「我們的歌」第三輯唱片中寫詩詞、譜曲以及演唱的朋友大家能見見面，彼此交換一下意見，讓詩與歌中所表達的境地相互印證一下。這幾年來洪建全基金會發行了不少張現代民歌唱片，一般大眾的反應都非常的良好，且有不少的人士認為我們起了帶動的作用。然而在我們從來不敢認為我們所做的事情給予民歌有多大的影響。我們最主要的只是鼓勵這一代年輕人創作的意願，以及年輕人唱中國歌曲的心情。希望在歌曲創作的過程中，能或多或少的表現我們固有的文化、民族精神，至於歌曲本身的反應甚至給予社會的影響，則有待社會大眾來批判。我們的歌——中國創作民歌系列至目前已出版到第三輯，這是基金會在許多音樂工作中的一條路線，其他對民族音樂的收集，或其他管絃樂的創作鼓勵也在進行當中。對民歌的推動，最大的功勞該歸屬於作曲者，基金會僅是予以贊助。這幾年來陶曉清小姐在中廣主持中國現代民歌節目，對於作曲的朋友有極大的鼓勵作用。基金會能有民歌系列

陶：

的計劃及產生，最主要也是經由陶小姐的策劃；收集詩人的詩，年輕人的曲，聯結在一起，創作許多新的民歌，再經由嚴謹的態度，做各種試驗及修正，才產生這輯唱片。站在基金會的立場，今天能有民歌唱片的出現，要感謝陶小姐對這工作所出的力，更要感謝各位寫詩詞、譜曲的朋友，以及許多工作的同仁。對工作進行的情形以及歌曲的種種，我們請陶小姐為各位做個說明。關於中國現代民歌的工作，我能一直繼續的做下去，要屬洪建全基金會給我的鼓勵最多，同時還在中廣星期日的中國現代民歌有一小時的提供，使我做此節目能非常順手。做這唱片最早是在楊弦出國之前，那時他已出版第二張唱片，我向簡館長談起此一構想，她欣然同意，才有這樣一件事產生。所以說就算有我這麼一個想做事的人，如果沒有像洪建全基金會這樣一個機構支持，這事無論如何也推動不了。所以我在此謝謝洪建全基金會給我這麼一個機會。我們的歌唱片出到現在是第三輯，在我感覺：第三輯較前面兩輯有更多的進步，如果各位聽過了我們第一、二輯現

在各位拿到的是第三輯，回去聽聽看，聽過後希望能告訴我們您的看法。爲使大家更熟悉，我請到作詞、作曲、演唱者，除薛伊小姐，人在臺南無法趕到，任祥出國深造，還有一位魏琮坤是東吳的學生，今天下午有課不能趕來，另外羅青先生在輔仁任教今天也要補課，說好盡量趕來。除這四位之外，今天參與第三輯唱片創作及演唱的人都來了，他們是寫詩的鍾鼎文、周夢蝶、林綠、鄧禹平等先生，作曲的吳楚楚、仇儷、韓正皓、仇儷，演唱者潘麗莉小姐，作家心岱女士、簡宛女士、應鳳凰小姐、李昂小姐以及各電臺相關節目的主持人，各報藝文記者，我要請各位對唱片的歌或對目前中國現代民歌的工作表示一點意見，因爲我們將來，還要走很長遠的路，若在起步有所偏差，將來要再修正就很麻煩了。

鍾：很榮幸能在此見到幾個很想認識，却未能碰面的朋友，以及一些老朋友，有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，特別是我個人來講，從未想到自己寫的東西能變成那麼優美的歌曲，由那麼好的伴奏及美妙的聲音唱出來。這對我們寫詩的有很大的鼓勵。對

詩來說，不能唱的詩流傳性要打很大的折扣，能唱的詩不僅在當代有很多人欣賞，還會流傳到後代。所以說在詩生命的延伸和擴展上，歌對詩有很大的幫助。個人有一個感覺：一個寫詩的人，若有這麼一分勇氣讓作曲的人作曲，演唱家唱，作品就不再是寫詩的人的東西，他只不過是提供一份素材，一份資料而已，以後的事情不是他的，歌的好壞、唱的成功失敗，原作詞、寫詩的人已沒有資格再干涉。所以，若一首詩能做成好曲是作曲人的成就；因此我們要賦予作曲者很大的自由，並且，許多詩的文字不能做成曲，唱不起來，不合乎音樂的要求，那麼該尊重作曲者專業的責任，讓他可以修改，不過作曲者該與原作詞者有所溝通，以免弄反了意思；在唱的方面來說，演唱者也該和作曲者有明確的了解。所以說，要作詞、寫曲及演唱三方面有很好的聯繫，才能使一首詩，變成一首好曲子甚至一支美妙的歌。我覺得：假如在這方面寫詩的朋友能多提供些材料，讓作曲家來發揮，這對作詩的人來說亦有很大的幫助。我很坦白的說：目前有許多詩不太

成熟，把詩的音樂性抹殺掉了，一首詩若沒有音樂性，就好比一個沒有生命的人，他也許長得很美麗，但沒有呼吸、脈搏，總還是死的。所以我認為音樂界特別是民謠方面，對詩多採用的話，對今天新詩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。今天在社會上許多人指責靡靡之音太多了，這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却不簡單，最重要的是能找尋一個可以取代的，若沒有很好的音樂、很好的歌謠，就無法取代這社會的流行歌曲。這方面我想音樂界的朋友恐怕要負起更大的責任，甚至接受挑戰的勇氣，因為排除這些不健康却似生了根的歌曲是很艱苦的。但若作曲、作詞以及演唱三方面朋友能聯合起來，通力合作，對這社會靡靡之音可以糾正過來，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，在這方面盡我們個人的力量，做些事情。

周：隔行如隔山，音樂方面我是外行，不敢亂講，但我願意就詩與音樂的關係提供一點粗淺的感想，我覺得一首很好的曲子，純音樂沒有詞的音樂不談，有詞的音樂若詞很美、很深刻，旋律也很美，這就是最理想的；其次詞不深刻、不很美，但

旋律很好，這是次等的；我較喜愛的像月光曲，法國大革命的「熱血」，及前幾年電視連續劇「廢園舊事」的插曲「山南山北」，我覺得那些詞很好，曲也很好，記得朋友第一次帶我到日新聽歌，那時張琪是主持人，唱了一首「情人橋」我覺得很美，但聽不清楚歌詞，便找個小女孩替我抄來一份詞譜，花了個下午學會了；那時我住三重埔，每天坐車回家，有一晚因為月色不錯，一時興起走路回去，一路走一路唱，但那次以後我就不再唱了，因為那詞太俚俗，詞不好但曲實在好，我把它列為第三等。至於說我「還魂草」這本詩集中的這幾首詩：行到水窮處、擺渡船上，雖經吳楚楚譜成曲，但我最初寫這兩首詩，不是為譜曲而寫的，這件事情關係很大，因你若是為譜曲而寫，就該把旋律擺第一位，詩與詞的意境就擺第二位，因為我當初不是為譜曲而寫，就以「擺渡船上」來說，這詩裏的含意，若它還有可取之處，它的價值音樂性在其次，主要在其意境，這首擺渡船上很短，只有十幾行，它裏邊的含意相當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莊子的齊物論；我

是用擺渡船上這樣一個意境，把莊子和愛因斯坦的哲學的意境融合在一起寫出來，是以意境為主，以旋律為輔，但是如果要譜成曲，那就不能過分理會這意境，而要以旋律為主，這樣在意境上，難免要打些折扣。至於「行到水窮處」這一首詩可以從兩層來理解，我最初寫這一首詩，那時我正在讀佛經，這一首詩裏面可以說是佛經裏面的意境。行到水窮處簡單的講，這首詩是顯示宇宙萬物的真理，這樣說起來，好像太玄妙，因為「行到水窮處」這題的五個字不是我的題，是有詩佛之稱的王維的詩，王維自己也是宰相、也是詩人、也是大畫家、同時也是佛學家，對佛學研究很深，到晚年以後辭官不做，在輞川別墅焚香打坐，所以這個人的精神境界很高，他對佛理的領悟也很深，所以他的那兩句詩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表面上看這兩句是兩個境界，「行到水窮處」，沿着水往下走，水往哪裏流就往那裏走，一直走到水流到最後的盡頭了，坐看雲起時，就停在那裏，抬頭看那雲彩升起來。表面上看這兩句話，是寫水和雲，好像沒有深意

，事實上不然，這水和雲這兩種東西是個象徵，是個動象，也可以說是生命的象徵，雲是動的，水也是動的，生命是動的。所以他拿雲和水都是來象徵生命，水流到不能再流的盡處，雲剛剛升起，這是說最高的真理，生命的盡頭也是生命的開始，生命的開始也是生命的盡頭。水與雲，是生命的現象，除了這個現象之外，另外有一個東西超乎這個現象之上的至高無上的真理，這個水也好、雲也好，就用佛家的名詞叫生滅法，雲有飛的時候，水有流的時候，但是，雲有不飛的時候，水也有不流的時候，然而另外的最高的真理是不受生滅法的約束，它是超然的，永遠在那兒動，但它永遠不疲倦，像老子講的「獨立而不改，週行而不殆」，所以表面上是寫雲寫水，事實上它是寫真理。那一陣子，我也是每天讀佛經，所以那時余光中寫有一首詩叫做「坐看雲起時」，我就寫一首「行到水窮處」，我還魂草裏邊的第三輯叫做「七指」，七個指頭，這個行到水窮處相當小指，即手指的最後一指，大拇指是佛，中指是山，無名指是逍遙遊，無名逍遙，有名就

不逍遙，所以我說無名指是逍遙遊，而小指就是行到水窮處，另外雖然有駢指——即六指——六個指頭，七指裏邊的六個指頭都是暗的，這個駢指是明的，六暗一明，所以這兩首詩都有哲學的意境，是以意境為主，旋律為輔，現在把它譜成曲以後，當然是以旋律為主，意境為輔。另外我本人因為年紀大一點，加上我從小身世淒涼，孤苦伶仃，所以我的心境是從小到現在都不太好，所以我寫的東西，一般說來比較淒惻一點，黯淡一點，也可以說是衰老一點，像吳楚楚他們都是青年人，用一個青年人的心來體會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的心，恐怕不容易體會得很深切，以一個少年人的心來寫一個老年人的詩，也多少少會打折扣。但是，不要緊，只要你的曲本身處理成功了，我們聽的人不理會這個詩的內涵，光聽你的旋律，讀詩的時候也許覺得詩境很淒惻，讀了很不愉快，但是聽了音樂以後可能很愉快，那麼，失諸東隅，得之桑榆還是很好的，所以，我覺得，詩與曲，中間有同有不同，但沒有多大傷害，只要你曲好，你不能百分之百配合詩也沒有

關係。我就說到這裏爲止了。

鄧：

聽了他們倆位的話非常感動也獲益不少，我很榮幸在這麼一把年紀還被年輕朋友歡迎，加入你們的行列，也可以說，我可能因此而起死回生，再年輕一下。我從去年開始恢復寫作，得到很多方面的鼓勵，最早參加的是金韻獎的作詞，金韻獎當然也是成就非凡，但比起洪建全「我們的歌」，好像後者還更勝一籌，怎麼講呢？更清新，更能適合年輕人這種要求，或者是典型。金韻獎好是很好，但還是有些世俗音樂的味道、氣息。所以今天我藉這機會向他們兩位：一位是主持人簡館長，一位就是陶先生——這裏稱她爲陶先生我想是一種禮貌，對他們的努力，在這社會上，的確是豐富的賜予，尤其對我們寫詩與做詞的人來說。我做的「高山青」也有二、三十年了，在這當中有很多朋友來找我合作，再寫一些新詞，唯一的條件是要它們比較流行一點，且如果能用真名，報酬會較高些。我有段日子也很慘，跟夢蝶兄也是不相上下，很淒涼，兩次是事業極大的失敗，在那種情況下，我並沒被利誘，還是保持我

的清白，我不做那樣的歌，窮死也沒有關係。有這麼一個機會，能參加清晰、年輕有這麼個光明遠景的工作，我深深感覺到實實在在為我這晚年感到高興。在座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藝術工作者、尤其是音樂方面的精英，在座的記者先生小姐也包括在內，他們兩位所講的已非常豐富，我提出一個呼應，當然我首先要提出的是唱這首歌的潘小姐，還有作曲者薛伊小姐。對潘小姐的歌喉那是不用再講，她賦予詞曲新的、生動的、想像中無法達到的意境，在此特別感謝潘小姐，並對作曲者薛伊小姐，致最高敬意。今天很高興看到平時我心儀多少年的吳楚楚先生、韓正皓先生，我是一個音樂的狂熱愛好者，看到這一代的年輕人比起我們當年不知要强多少倍，希望你們能帶動我們在這剩餘的邊際效用的餘年，多做點事情。我現在提出一個呼籲：希望記者先生小姐能公佈一下，我很誠懇的提出七大結合的呼籲，七是我們七個音階：第一是事業的主持人——簡館長，第二是我們製作人陶小姐，另外就是作詞，作曲、演唱者，最重要的就是記者小姐先生們，一

定要支持我們，因為你們若不支持，我們再努力也沒有用，對社會發生不了作用，所以這個時候特別重要的就是在 La.Si 兩個音，最後就是我們的觀眾、聽眾。若他們沒有興趣，我們前面六個單位再努力也沒有用。如何使他們接受的這個橋樑，就是在記者小姐先生，希望今天在這個盛會後，大家為我們的遠景多努力，最重要還是在前面的及後面的。

陶：鄧先生說得極是，但我是覺得幾個音沒有一個音不重要。接下來請潘小姐就演唱者的身份和立場給我們提供一下意見。

潘：對唱歌，第一我對選歌很挑剔，首先要曲子好，再來看它是否適合我唱，我是否能將曲中的意境表現出來，若不能表現出來，則這首歌給我唱等於是白唱；再來，我若決定唱一首歌，則我對這首歌就得一再反覆去練習它，去領會那首歌的意境，因為唯有領會出歌曲的意境，才能將曲子唱好。有些曲子練好了却不能唱，必須等到有機會有了曲中的經驗，才能使曲子唱好。此外，我也很注意咬字，因為我常常感覺我們的歌手，不知

唱的是中國歌還是外國歌，所以我自己很注意，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糾正，澈底注意到一個字的字首字身字尾的發音，我僅是盡我能力去唱好歌。陶：她實在唱得很好，不知各位聽過潘小姐唱百靈鳥沒有？

簡：百靈鳥大概也就是這個聲音了！

潘：我很幸運我有一個好老師教導我。所以我很希望每個唱的人都能找到一位好老師，有好老師是很重要的，他能告訴你缺點、優點，有不足的地方他能為你補足。

簡：請問你的老師是那位？

潘：李安和教授。

鄧：中國美聲學的教授。

吳：剛才潘麗莉說她選歌很挑剔，我在寫歌的時候也是蠻挑剔的，因為若要將一首詩或詞變成曲子，事先你自己必需有感應，否則根本寫不出來。剛周夢蝶先生說，我可能把他兩首詩有所曲解，但他同時也給了我不少鼓勵，並說明這不是很嚴重的。我這兩首詩是一起寫曲的，當時的感覺，也如周先生剛才所說的，也許我年紀較輕，無法

體驗的那麼深刻，像剛才周先生所說的我也覺得很對，生命本來就分為動態、靜態、有超乎這上面的真理，我想這是每個人多多少少，都可以感覺到，我只是盡所能的去做，是否一定給每一位聽者這樣的感覺，這要跟自己原來具有的經驗等等去配合，就是在讀這首詩時等於再創造一遍，再體驗一次，我想我做的是不十分好，但我想我是在盡力而為，我會再努力去學，希望在我請教時，各位能給予我指導。

周：我再補充一下，吳楚楚把那兩首詩，譜成曲之後，送給我演唱時的錄音帶，我聽了好幾十遍，我的朋友也聽到，他們都很稱讚，他們問我意見，我說我的詩很老但歌很年青，但是年青並不是不好，年青很好，另外我那首「行到水窮處」，可以說兩方面的感應，如果你要對佛學有一點修養你會感覺我是在寫「真」，如果你對佛學毫無修養你也可以當抒情詩來看，有許多人問我：你這首詩是寫給那個女孩子的？因為我上面很顯明的寫到「回眸一笑，便足成千古」所以這首詩也可以當成哲理詩來看，往那方面去領悟，也可以當

成抒情詩來看，吳楚楚起碼是把我抒情的那一面顯示出來，那是一首很成功的作品。

韓：

首先還是要很感謝洪建全基金會和陶小姐，若非他們，我多年以來的很多心願，就無法完成。譬如有關作詞作曲、演唱演奏還有編曲指揮等等。今天來我有很大的收獲，尤其見到幾位前輩，分析了許多事情，而且在很多態度上我也非常高興，譬如說有很緩和、很莊重、很激昂的等等，像這樣的態度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。本來任何一分音樂作品的成立，的確包括許多的層面，例如剛才幾位前輩都提到：有關作詞、作曲、演唱的配合，在這兒有幾個小插曲，有關薛伊的兩首曲子，就是鍾鼎文先生和鄧禹平先生作詞的，我們曾經在陶小姐的安排之下，在我家做了一個協商，很難得薛伊能從南部來，其中也有潘麗莉，結果由我負責編這兩首曲子，我們討論很多，爲潘麗莉的演唱我們改了歌詞，爲了我的編曲、演奏等等，我們改了薛伊的曲，結果我也不知道成果如何，非常抱歉，但是我們做了這樣的努力，好壞我們不敢講，留待他人批評，這一點。在

臺灣大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者——編曲的人，編曲的人他必需要懂得很多的樂器，換句話說，以各種不同的樂器來伴唱一首歌，它會形成各種不同的風格。所以做詞的人、寫曲的人、演唱的人一定要在一起爲共同的一首曲子，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研究，得到一個結論後，再決定伴奏的樂器，這是在編這兩曲所下的一種努力。另外亦會牽涉到這麼一個問題：有時我們伴奏使用的樂器，不一定非常的多，有時要看財力的支持，譬如說有些曲子必需要用更大編制的樂器時，却因財力的缺乏，結果可能不盡理想，就如那首「故鄉情」就是一個例子。另外，我有一種感想，音樂的領域非常之浩瀚、廣泛、民歌只是其中的一種形態，我們也一直在努力的做，只要能偶爾得到一點點成績，在人生的旅途上就是很難得的了。

陶：

謝謝韓正皓給我們道出這許多「辛酸」。接下來我們請幾位貴賓對我們的唱片以及我們的作法提供一點意見，首先我們就請簡宛女士。

宛：我今天非常高興能參加這聚會，而且可以認識很

多詩人、作曲家、演唱者，對於音樂我是外行的，不過看到大家的熱忱以及對音樂的貢獻，我是非常的感動，我想國內每一個人，都很辛苦，很努力的要做好一件事情，是很值得鼓勵的，使我覺得將來在寫作方面，要向各位學習的方面還很多。

陶：很高興游昌發先生也來了，我知道洪建全基金會最近要出版一套少年合唱曲的詞譜和音樂帶，藉此，請游先生向我們介紹一下。

游：我有二項建議，第一：各位寫曲的朋友，不要有一種「我不是科班出身」的想法。我認為一個音樂家，不在於他的學歷，而在於能力，所以各位不要認為自己不是科班的，而產生自卑，對科班出身的畏怯三分，或忌他三分，而該對自己有個更高、更嚴的要求。第二件事是：今天臺灣的歌曲，有所謂通俗與不通俗之分，我對通俗歌曲有個意見，我不是說藝術性好與不好的問題，而是今天的社會中，需要一些大氣概的作品，一些剛陽的作品，這並不是說去發掘人生光明面、陰暗面的歌曲不好，只是希望大家多寫些剛陽的曲子

，不管它是通俗或不是通俗的歌曲。再來，補充一點，關於唱歌，目前不管是通不通俗的曲子，所有演唱之唱法，幾乎都是義大利的美聲法，即使是唱的不好也是遵循這原則來的，我想建議在座的演唱者，是否能考慮一下：改變演唱方法，不一定要用西洋的方法，這一點是很重要的，希望各位能考慮一下。

陶：我想要講話的都講了，現在我就來做個總結；在我們決定出這張唱片之前，做詞者和作曲者間的聯繫，大都由我和陳恒嘉出面來做，由這次的經驗告訴我們，下次要出版唱片之前，就需要辦一個像這樣的聚會，讓做詞者、作曲者、演唱者在未出唱片之前就能有一個溝通，效果將會更好。出版了第一、二輯後，我們積了一些經驗，在出版第三輯時，在時間、精神、財力上減少了許多的花費。除了作曲者與作詞者間的聯繫外，我想在這中國現代民歌的路上，會留下名的都是一些謙虛的作曲者及演唱者。兩三年以前就有人在做這些事情，只是當時有人為名，有人為利，經過接觸後發現不一定很融洽，很高興今天在座的演

唱者、作曲者，都很謙虛，像潘麗莉、吳楚楚、韓正皓大家都認為他們已經很有成就了，但是他們每星期總有一兩天還要去向老師學習，其他有些人即使不能去向老師學習，也都能自己找些書籍充實自己，朝向這方向走，我相信在這路上只要不斷的有虛心向學的作曲者、演唱者來加入，中國現代民歌的前程是光明的。我們希望這一代的年輕人，在接觸了西洋的作曲法外，更能深入了解中國古老的東西，從中吸取營養，使我們年輕人所寫出來的作品，更能有中國的味道。另外就是游昌發先生所提出來的大氣概的曲子，我想一時恐怕較難要求這一代的年輕人有此表現，因為由於升學競爭的壓力，年輕人除了課本外，少有自己的體驗。但是我們考察社會的進步和發展，相信在不久之將來，必會有大氣概的歌曲出現，不過我們希望還是得先有大氣概的詩詞出來，大氣概的詩詞多了，自然歌曲就會朝這方向走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不敢說是取代流行歌曲，至少能與流行歌曲的作詞作曲、演唱者打成一片，對流行歌曲產生好的影響。我的結論就到此為止。

詩人小集

●「詩人小集」為全國詩刊、詩集、詩論專賣處，想買即將絕版的詩集、剛剛出版的詩集，都請到「詩人小集」來。「詩人小集」從六十八年元月份起移至臺大對面「香草山書屋」內，繼續為詩友服務。

●「詩人小集」也是一套叢書，詩人季刊社策畫，蕭蕭主編，已出版六冊年青有力的詩集：

菊花過客（廖莫白著）：記載生命奔騰的紋路。

名片與卡片（李仙生著）：從日常生活中尋求愛意。

黑臉（牧尹著）：有感性的抒發與知性的探討。

靜聽流水（楊亭著）：中國傳統敘事詩的再發揚。

茫茫集（蘇紹連著）：新生代詩人最亮的一支火把。

●舉目（蕭蕭著）：天地人三才冥合為一的詩集。

●臺北市以外讀者，請利用郵撥二八三七二陳珠彬帳戶，每冊三〇元，八折優待，六本合購一三五元。